

善成堂

重校古文觀止善本



善成堂有在錄
杭州西湖邊
公館對面

光緒壬寅年新年鑄

山陰吳留邨先生鑒定

重校古文觀

止善本

後附國朝文

善成堂藏板

古文序

余束髮就學時輒喜讀古人書傳每縱觀大意於源流得失之故亦嘗探其要領若乃析義理於精微之蘊辨字句於毫髮之間此衷蓋闕如也歲戊午奉

天子命撫入閩會稽章子習子以古文課余子於三山之凌雲處維時從子楚材實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潛心力學工舉業尤好讀經史於尋常講貫之外別有會心與從孫調侯日以古學相砥礪調

序

善成堂

侯竒偉倜儻敦尚氣誼本其家學每思繼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過人下筆洒洒數千言無懈漫蓋其得力於古者深矣今年春余統師雲中寄身絕塞不勝今昔聚散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觀止一編閱其選簡而該評註詳而不繁其審音辨字無不精切而確當披閱數過覺向時之所闕如者今則鞞然以喜矣以此正蒙養而俾後學厥功豈淺鮮哉亟命付梓而爲數語以弁其首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端陽日愚伯興祚題

例言

一古文選本如林而所選之文若出一轍蓋較學相傳既爲輕車熟路欲別加選錄雖蹊徑一新反多扞格故是編所登者亦仍諸選之舊

一古文須評註兼有方能豁然若有註無評或有評無註譬若一人之身知其有面目而不知其有血脉知其有血脉而不知其有面目可乎是編字義典故逐次註明復另加評語庶讀之者明若觀火

一諸選各有妙解頗多闕略是當取其所長以補其不足便成全璧是編徧採名家舊註參以己私毫無遺漏

一雜選古文原爲初學設也是編於深奧難解者固細加

古文觀止

例言

善成堂

闡發卽目前便語亦未嘗率意忽過庶於初學有補

一諸選本圈點外或加角或加小畫雖各有取義然初讀不能卽曉徒以眩目是編但加圈點蓋評註既詳信口讀去與旨自明又於圈下加一小圓點以便句讀

一編註解字義典故畢加一小圈再下評語又本文評語外欲下總評復加一小圈以別之庶一覽便省

一字音今人頗多忽略是編音聲無一字不註且卽註於本字之下便於誦讀

一字畫今人亦多不講究余痛恨此病是編樣本皆經手錄不閒晝夜寒暑刮刷告峻復嚴加校閱誓不留一畫之譌貽誤後人

吳乘權謹識

狀元閣古文觀止目錄

卷之一 周文

鄭伯克段于鄆

周鄭交質

石碯諫寵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鄭莊公戒飭守臣

臧哀伯諫納郕鼎

季梁諫追楚師

曹劌論戰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宮之奇諫假道

齊桓下拜受胙

陰飴甥對秦伯

子魚論戰

寺人披見文公

介之推不言祿

展喜犒師

燭之武退秦師

蹇叔哭師

古觀目

鄭子家告趙宣子

王孫滿對楚子

齊國佐不辱命

楚歸晉知罃

呂相絕秦

駒支不屈於晉

祁奚請免叔向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晏子不死君難

季札觀周樂

子產壞晉館垣

子產論尹何爲邑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子革對靈王

子產論政寬猛

吳許越成已上左傳

卷之二 周文至檀弓
秦文至楚詞

祭公諫征犬戎

召公諫厲王止謗

襄王不許請隧

單子知陳必亡

展禽論祀爰居

里革斷晉匡君

敬姜論勞逸

叔向賀貧

王孫圉論楚寶

諸稽郢行成于吳

申胥諫許越成

已上國語

春王正月

宋人及楚人平

吳子使札來聘

已上公羊傳

鄭伯克段于鄆

虞師晉師滅夏陽

已上穀梁傳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管子易贊

有子之言似夫子

公子重耳對秦客

杜蕢揚解

晉獻文子成室

已上檀弓

蘇秦以連橫說秦

司馬錯論伐蜀

范雎至秦王庭迎

鄒忌諷齊王納諫

善成堂

顏觸說齊王

馮煖客孟嘗君

趙威后問齊使

莊辛論幸臣

觸龍說趙太后

魯仲連義不帝秦

魯共公擇言

唐雎說信陵君

唐雎不辱使命

樂毅報燕王書

已上國策

李斯諫逐客書

已上秦文

宋玉對楚王問

已上楚詞

卜居

卷之三

漢文

五帝本紀贊

項羽本紀贊

秦楚之際月表

高祖功臣侯年表

孔子世家贊

外戚世家序

伯夷列傳

屈原列傳

管晏列傳

酷吏列傳序

游俠列傳序

滑稽列傳

貨殖列傳序

太史公自序

報任安書

已上司馬遷

高帝求賢詔

文帝議佐百姓詔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賈誼治安策一

賈誼過秦論上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鼂錯論貴粟疏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李陵答蘇武書

路温舒尚德緩刑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已上西漢文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馬援戒兄子嚴敦書

已上東漢文

諸葛亮前出師表

諸葛亮後出師表

已上後漢文

卷之四

六朝 唐文

陳情表

已上李密

蘭亭集序

已上王羲之

歸去來辭

桃花源記

五柳先生傳

已上陶淵明

北山移文

已上孔稚珪

諫太宗十思疏

已上魏徵

爲徐敬業討武璽檄

已上駱賓王

滕王閣序

已上王勃

與韓荆州書

春夜宴桃李園序

已上李白

弔古戰場文

已上李華

陋室銘

已上劉禹錫

阿房宮賦

已上杜牧之

原道

原毀

古觀音

三

善成堂

獲麟解

已上韓愈

雜說四

進學解

諱辨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與于襄陽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楊少尹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雜說一

師說

坊者王承福傳

爭臣論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與陳給事書

送孟東野序

送董邵南序

送石處士序

祭十二郎文

柳子厚墓誌銘

已上韓愈
四 善成堂

卷之五

古觀目
唐宋文

駁復讎議

箕子碑

種樹郭橐駝傳

愚溪詩序

鈞錡潭西小丘記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黃岡竹樓記

嚴先生祠堂記

諫院題名記

袁州學記

桐葉封弟辨

捕蛇者說

梓人傳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小石城山記

待漏院記

書洛陽名園記後

岳陽樓記

義田記

朋黨論

已上王禹偁

已上柳宗元

已上李

去非

已上錢公輔

已上李觀

縱囚論

釋秘演詩集序

已上歐陽修

梅聖俞詩集序

送楊真序

五代史伶官傳序

五代史宦者傳論

相州畫錦堂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秋聲賦

祭石曼卿文

瀧岡阡表

已上歐陽修

管仲論

辨姦論

心術

張益州畫像記

已上蘇洵

刑賞忠厚之至論

范增論

馮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已上蘇軾

古觀目

五

善成堂

卷之六

宋文明文
國朝文

上梅直講書

喜雨亭記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放鶴亭記

石鐘山記

潮州韓文公廟碑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三槐堂銘

方山子傳

已上蘇軾

六國論

上樞密韓太尉書

黃州快哉亭記

已上蘇轍

贈黎安二生序

已上曾鞏

同學一首別子固

遊褒禪山記

讀孟嘗君傳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已上王安石

送天台陳庭學序

閱江樓記 已上宋濂

司馬季主論卜

賣柑者言 已上劉基

深慮論

豫讓論 已上方孝孺

親政篇 已上王鏊

尊經閣記

象祠記

瘞旅文 已上王守仁

信陵君救趙論 已上唐順之

報劉一丈書 已上宗臣

吳山圖記

滄浪亭記 已上歸有光

青霞先生文集序 已上茅坤

蒲相如完璧歸趙論 已上王世貞

徐文長傳 已上袁宏道

五人墓碑記 已上張溥

後附國朝文

古觀目

六 善成堂

陶桓公讀書臺記 施潤章

秋水集序 葉方藹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過松齡

匏隱居記 沈思倫

修靖江縣志序 鄭重

下學堂書目題辭 熊賜履

樸園記 韓菼

漢關夫子春秋樓記 劉曾

吳山敲音序 毛際可

古文觀止卷之一

大司馬吳雷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

手錄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初者敘其始也鄭姬姓國武姜者姓姜而諡武也生莊

公及共叔段共國名段奔共莊公寤生寤猶蘇也寤生言生驚姜

氏故名曰寤生奇名遂惡切故之遂字鳥盡婦愛共叔段欲立之

亟器請于武公弗許惡壯公而因愛段欲一日矣以上敘武姜愛

惡之偏以基骨及莊公即位為去聲之請制邑最險公曰制巖邑也

肉相殘之禍唯命則唯命是聽○莊公似為愛段之言實恐段居

號叔死焉他邑唯命則唯命是聽○莊公似為愛段之言實恐段居

鄭伯克段于鄆古觀一制邑大險難除他邑雖極大諒不若制邑之險請京京邑最大

適可以養其驕而滅除之他邑唯命四字毒其請京京邑最大

之謂之京城犬泰叔者張大其所以張大其心也○莊公處心

積慮主於殺弟封邑祭債仲鄭大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之始已早計之矣祭債仲鄭大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曰都城方丈曰者三堵曰雉雉長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過三百丈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一侯伯一丈其國一城長三百雉也中省都五省國之一國都五分其

六十分其國之一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非也小九之一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之制先王君將不堪叔段據有大邑將為鄭害莊公曰姜氏欲之焉

辟害無可奈何語毒聲對曰姜氏何厭平之有厭足不如早

為之所或變置無使滋蔓蔓○滋蔓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先

草字後出况君之寵弟乎言而後即欲為之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不斃取也滋蔓自多行不義則必自敗待之云者唯恐其

未也既而犬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鄙邊邑貳兩屬也段命西北二

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屬之心君將何以處貳兩

與犬叔臣請事之先物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封又一人公曰無庸將自及弟而曰自斃曰自及於禍○莊公實欲殺

甚語青犬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前兩屬者今皆取

多子封曰可矣可正厚將得眾今直收貳故云得眾○夢中

不義不暱銀入厚將崩暱親近也今直收貳故云得眾○夢中

較自斃自及更加慘毒犬叔完聚完城郭繕甲兵也繕治具卒乘去聲

矣而子封終未之知也不備曰襲○段至此不義甚矣然莊公平日處

日乘車將襲鄭段能小懲而大戒之段心不至此段之將襲鄭莊公

也養之夫人武將啟之啟開也言欲為內應○婦人始息之愛不曉大

動之以此至情揚之以利害夫人必公聞其期仲其襲鄭之期不聞何獨

不至此夫人之啟段莊公陷之也公聞其期仲其襲鄭之期不聞何獨

鄭伯克段于鄆古觀

心時蓋公合蓄已久刻刻爾曰可矣三字寫莊公得計聲口與上可

莊蓄怨一生到此盡然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犬叔段

發露不覺一句說出來既命子封伐諸京公又自伐

段入于鄆鄭邑名公伐諸鄆諸鄆兩路夾攻期在必殺

大叔出奔共鄭止敘段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釋經也

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於殺弟也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志在殺段難言其奔也○釋經

止此下遙接遂寘姜氏于城穎穎鄭地也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前文再敘遂寘姜氏于城穎穎鄭地也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前黃泉地中已愛段之忿一總發洩忍哉

無相見也前黃泉地中已愛段之忿一總發洩忍哉

元氣既而悔之一純是殺機穎考叔以下純是太和穎考叔夫為穎

谷封人時為穎谷典聞之有戲于公或獻物謀公賜之食食舍

肉食而舍肉公問之舍肉不食對曰小人有母直刺入心皆嘗小

挑其問也舍肉不食對曰小人有母直刺入心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去之善于誘君使之公曰爾有母遺

繁衣我獨無繫諸助也○哀哀之肯宛然孺子穎考叔曰敢問何謂

也作爲不公語去之故母之故且告之悔無及之意遂也道也

患焉何足患馬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地使及黃泉

此說爲背誓也○天大難事輕便解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

其樂也融融賦詩也○則知其前之陰毒矣姜出而賦大隧之

外其樂也洩洩之隱忍矣○從前一路刻毒慘傷之心俱于融洩

盡摹寫生色遂爲母子如初敘姜氏止此○君子曰言以爲論斷也

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召禘子之真愛可以回天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無窮

疇類也其穎考叔純孝之謂乎○詩引詩咏歎作結意致冷然

鄭伯克段于鄆古觀善成堂

鄭莊志欲殺弟祭仲子封諸臣皆不得而知姜氏欲之焉辟

害必自斃子姑待之腐自及厚將崩等語分明是逆料其必

是以兵機施于骨肉真殘忍之尤幸良心忽現又被考叔一

番救正得母于如初左氏以純孝贊考叔作結寓慨殊深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左傳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秉周政王貳于虢王病鄭之專欲鄭伯

怨玉○貳與怨俱根心上王曰無之全用無之二字支吾故周鄭交質

至○質物相質當也君玉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平王

權替臣紀廢自此極矣王出質而後言鄭出質者明鄭伯主崩周人

狐鄭立質畢而後聊以公子塞責是惡平王先與人質也主崩周人

將昇號公政至以三月崩而祭足以四月寇言其疾也四月鄭祭

是即祭帥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書溫又書成周者

四月猶溫秋則徑入成周寫鄭莊周鄭交惡下皆左氏斷辭君子

之惡不唯無君直是異樣慘毒

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一句喝倒非明恕而行要平之以禮雖無有質

誰能聞去之又則禮文彼此要結雖不以中交實誰能離聞之也

苟有明信推開一澗溪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方池曰

也蘋蘩蕓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白蒿也蕓藻聚藻也筐筥錡釜

之器足曰筥圓曰筥皆竹器屬潢潢汗行潦之水潢汗潦流水也可薦

於鬼神可羞於玉公薦祭也羞進也以上七句言至薄而況君子

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貨專指周鄭也○上言要用貨非

此又言行之以禮全是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河○上言要用貨非

惡周鄭交質之非禮也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河酌忠信也此四詩者

名義取于不嫌薄物行葦河酌大雅二篇名行昭忠信也此四詩者

之行雖薄物皆可用也○引忠信字關應鄭伯而不能退欲進號公

周鄭交質舍觀以信而馭下以禮矣鄭莊之不臣平王致之也四善成堂

石碻諫龍州吁隱公三年左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東宮太子宮也得臣齊太子

與下嬖人緊照美而無子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衛人所為聲賦

碩人也碩人國風篇名國人以莊姜美而不見又娶于陳曰厲嬀規

生孝伯蚤死其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嬀陳姓厲戴皆諡

者自然當立○莊姜以為己子應無子句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姜

生而得幸曰嬖有寵而好兵嬖主腦伏下六逆禍根公弗禁故弗

莊姜惡反之縱其好兵必致禍故惡之○以上敘莊姜賢美而

起矣以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也易曰

邪者義之反指奸兵言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奢驕

淫佚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由寵祿之過祿者寵之實也○以上推言寵之流弊適所以納子於邪實非愛子也

州吁乃定之矣一筆若猶未也階之為禍不定其位勢必緣寵而為禍○四句與欲與太叔數句筆法

夫扶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咥軫者鮮去矣

相安重貌言寵愛而不驕驕驕驕而能降心降心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安重如此少也○此就人常情上申言所自邪之義以明州吁

之必為且夫與嬖人州吁兩兩相對說賤防貴言以爵少去聲陵長

言以齒遠閒去聲親言新閒舊言小加大言淫破義言以德所謂六

逆也此六者皆君義臣行以在國言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以在所謂六順

也此六者皆去順效逆今寵州吁其于六逆則弟不敬是去順而效逆矣所以

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為禍君人以下十

六字一氣三弗聽莊公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禁弗不可不聽桓公

立乃老謂告老致仕也夫以石碯之賢諫既不行于君令復

石碯諫龍州吁古觀善成堂

寵字乃此篇始終關鍵自古寵子未有不驕驕子未有不敗

石碯有見于此故以教之義方為愛子之法是拔本塞源而

預絕其禍根也莊公復而弗圖

臧僖伯諫觀魚隱公五年左傳

春公將如棠觀魚同者如往也棠魯之遠地隱公臧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講鳥獸之事

謂祀與戎也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資舉行也此

言君人之道以軍國祀戎為重以遊觀宴樂為輕○提出君字作主

三句是一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君字轉下見得君之所舉關係甚

大軌字承凡物句物字見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等曰量取材以

承其材句觀下文自見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等曰量取材以

章物采謂之物飾曰采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反收四句以明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苗獮狩皆獵名蒐

則君不舉也獮殺也殺為名順秋氣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四時

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各因農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

力之閒歸而飲至歸乃告至以數上聲軍實及所獲之數昭文章也昭著

還也大夫士車服旌明貴賤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貴賤辨等列上下之

坐作進退順少聲長掌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所謂順也習威儀也皆

以講習上下之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謂不足登於祭也

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不足登於法度則君不射石古之制也君射

此一段應講大事向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卓隸之事官司

之守非君所及也資取以為器用者是賤臣卓隸之事小臣有司之

職非君之所親也公曰吾將略地焉為欲按行邊境不專遂往陳

此一役應君不舉句公曰吾將略地焉為欲按行邊境不專遂往陳

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儂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陳也

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實他境故曰遠地

臧儂伯諫觀魚吉觀隱公以觀無為無害于民不知人君舉動關係甚大儂伯開

口便提出君字說得十分鄭重甲開歷陳典故俱與觀魚映

照蓋觀魚正與納民軌物相反未以非禮結之隱然見

觀魚即為亂政不得視為小節而可以縱欲逸遊也

左傳

鄭莊公戒飭守臣隱公十一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三國之師俱附穎考叔

取鄭伯之旗蝥弧胡以先登蝥弧名子都公孫闕自下射之恨考

其車故顛顛墜也考瑕叔盈夫又以蝥弧登周廑而呼曰君登矣

射之周偏也麾招也蝥弧鄭師畢登鄭師見君之王午遂入許許莊公奔

鄭伯旗故呼曰君登鄭師畢登鄭師見君之王午遂入許許莊公奔

衛齊侯以許讓公齊不取公曰君謂許不共同供職貢故從君討之

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預聞魯不取乃與鄭人以三國

之師同克許難自專功而伴讓齊遜魯及齊魯交讓而鄭莊因受焉

是齊魯墮鄭衛中也蓋鄭與許狡謀故下文逐層鄭伯使許大夫百里

尚量逐步打算遂成曲曲折折莫莫亭亭之筆鄭伯使許大夫百里

心滿意足又欲掩飾其貪許狡謀故下文逐層鄭伯使許大夫百里

尚量逐步打算遂成曲曲折折莫莫亭亭之筆鄭伯使許大夫百里

心滿意足又欲掩飾其貪許狡謀故下文逐層鄭伯使許大夫百里

尚量逐步打算遂成曲曲折折莫莫亭亭之筆鄭伯使許大夫百里

善成堂

奉許叔之弟以居許東偏偏邊鄙也己弟叔段何在而愛及他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逞快也言許禍降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同姓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也共億

安也就處寡人有弟叔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

有許乎餽口寄食也段出奔共國故云寄食於四方吾子其奉許叔

以撫柔此民也後只此句點題吾將使獲鄭大夫也佐吾子伏

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前以禮如人以恩禮相遇悔禍

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討焉如舊昏同媾其

能降以相從也無寧猶寧無也茲此也言寧無此許公復奉許之社

心以從鄭也禮唯我鄭國之有所請告于許如舊昏如許其能降

鄭莊公戒飭守臣古觀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

此土也吾子孫其覆福亡之不暇而況能禪祀許乎言無長也族

以與我鄭國爭此許地吾子孫將顛覆危亡救之不暇而況能禪祀

許之山川乎精意以享口禪或謂他族是暗指齊魯似極有邪應但

可見是說在自已身後者恐非專指齊魯也玩子孫二字寡人之使吾

子處此居許不惟許國之為復奉其社稷亦聊以固吾圉語也

置于此三句總收上文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

者明不可去許也我死應前得乃亟去之速於去許也亦說在自已身後

南玉室而既卑矣周自東遷之衰微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序班列也周序

與許爭此地乎此明公係獲不可入居許之意已上兩邊戒飭之

僅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于是乎有禮者見鄭莊一禮經國家
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禮之用是許無刑而伐之也刑法服而舍捨
之度釋德而處之禮之量力而行之相聲時而動無累後人鄭莊用禮可
謂知禮矣又斷一句言從外面看去真可謂知禮矣

莊莊戒飾之詞委婉紆曲忽為許計忽為鄭計語語放寬字
字放活篇中三提天字見事之成敗一聽于天已未嘗容心
斷不容許吐氣更妙在天地死巫夫俱從身後著想可見生前
無從捉摸真奸雄之尤但辭令妙品洵不多
得謂之有禮亦止論其事未暇誅其心也

臧哀伯諫納郕鼎

桓公二年

左傳

夏四月取郕告大鼎于宋納于大廟宋華督弑蕩公恐諸侯討已

公至是取所賂之鼎于宋納于大廟受弑逆者之賂器以汙宗臧

哀伯魯大夫僖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

臧哀伯諫納郕鼎古觀一

善成堂

故昭令德以示子孫言人君者將昭明善德閉塞邪違以顯示百官

以其德之最善者昭著于物以垂示子孫昭德塞違並提是以清

廟茅屋清廟肅然清淨之廟大路越活席越席結草為席也

羹不致大羹天古之羹肉汁也柔食不齏米也一石春為八斗昭

其儉也儉約不敢奢侈昭衣冕黻珽黻蔽膝也珽延衣冕冠也帶裳幅

璧馬昔行隄帶革帶裳下衣幅今之衡統駘也延者統冠之垂者

紉纓從下而上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大帶厲犬帶之垂

刀之精上飾曰鞞下飾曰帶鞞鞞者游旌也鞞鞞者游旌也

飾昭其數也尊卑各有等數昭火龍黼黻與曰謂之黼黑與青謂

之徽龍畫于衣昭其文也上下各有文章五色比象車服器械

皆以比象昭其物也合德以三子孫者五錫揚鸞和鈴錫在馬額鸞

天地四方昭其物也合德以三子孫者五錫揚鸞和鈴錫在馬額鸞

在鑣和在昭其聲也昭昭令德以示子孫者六三辰旂旗三辰日月星也畫于旂旗

交龍為旂昭其明也昭昭令德以示子孫者七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

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

易紀律登降謂有損益紀維也發揚也紀律紀綱法律也今賊德

立違今受賂立督是不昭德而實置其賂器於太廟實猶也以明示百

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象效尤也誅責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官之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謂寵臣之受賂賂章却鼎在廟章孰甚焉

違邪大廟百官助祭之所章明昭明而無所忌憚也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九鼎夏禹

相傳莫過于此不可納者二義士猶或非之義士伯而況將昭違亂

商遷九鼎于成周之雒邑義士伯而況將昭違亂

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其見非于義士必甚不可納者三歷

廟公不聽仍真周內史大夫聞之曰滅孫達伯哀其有後於魯乎僖

季梁諫追楚師古觀

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桓公雖滅德

善之家必有余慶故曰有後于魯立違哀伯

德不忘諫之以昭

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君違不忘諫之以德立違哀伯

德不忘諫之以昭

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君違不忘諫之以德立違哀伯

德不忘諫之以昭

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君違不忘諫之以德立違哀伯

德不忘諫之以昭

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君違不忘諫之以德立違哀伯

德不忘諫之以昭

季梁諫追楚師

桓公六年

左傳

楚武王侵隨隨漢東國姓使遺章楚大夫求成焉使之求平軍於瑕以待

之瑕地名楚軍于隨人使少師董成成主行成之事鬪伯比楚大夫

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言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張

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聞去聲也

大也楚之失策正坐此患故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

不能得志下乃為楚畫策則不協楚少師侈隨之少師詩臧雷師以

劈頭將昭德塞違四字提綱而塞違全在昭德處見故中間節節將昭字分疏見廟堂中何一非令德所在則太廟容不得違亂賂鼎可知後復將塞違意分作三樣寫法以冀君之一悟而出鼎故曰不忘

離楚之利也張則不懼離則不協楚少師侈素自侈大詩臧雷師以

張之請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之卒使少師忽熊率律且疽比夫楚大曰

季梁隨賢在何益言季梁在彼必諫鬪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

君言不徒為今日計且隨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計少師

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

君何急焉一句喝破毀軍之作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然後小能敵大

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忠主信神是一道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

辭信也祝史正辭謂祝言史官實其言承道今民餒而君逞欲是無利祝

史矯舉以祭矯舉謂詐稱功德以告臣不知其可也臣不知其小之

斷言楚不可追之意公曰吾牲牷全肥臄突黍盛成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

完全也臄肥貌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上兼舉忠民信神隨對曰夫

俟單說信神一邊已忘卻忠民了故下歸重民為神之主上對曰夫

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信神只在忠民上看

季梁諫追楚師古觀上成民指故奉牲以告祝史奉牲以曰博碩肥臄博廣也碩大也言

養與教言故奉牲以告告神下做此曰博碩肥臄是性廣大而肥充

告神只一謂民力之普存也告神以博碩肥臄者謂民力謂其畜

下做此謂民力之普存也之普徧安存所以能如此也謂其畜

休去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疾促蠡裸也謂其備臄咸有也疾蠡

也三句俱承民力普存說唯民力之普存故其所養之奉盛以告曰

畜蕃大而無疥癘咸備而不闕失答上牲牷肥臄句奉盛以告曰

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

以善敬之心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答上粢盛豐備句所

將其旨酒無譏慝也犧牲粢盛酒醴所以謂之馨香者乃民德之馨香

謂馨香一句直與上所直祖下一句呼應故務其三時成民修其五

教親其九族九族上至高祖下及以致其禋因祀精意以享曰禮於

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謂祭則受福今民各有心而鬼

神之主應夫民神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上文君姑修政而親兄弟

之國庶免於難去聲。○修政指忠信而言。兄弟之國謂漢東姬姓小國。言當與之親而協不可與之棄而離。庶免于楚國之難也。○又我一筆與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應懼

起手將忠民信神並提轉到民為神主先民後神乃千古不易之論篇中偏從致力于神處看出成民作用來故足以破隨侯之感而起其懼心至其行文如流雲織綿天花亂墜令人應接不暇。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左傳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魯人請見現。○請見莊公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

何問去聲。○肉食謂在位有祿者。問猶與也。言在劌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肉食者所見鄙陋其謀未能遠遂入見問何以戰齊戰。○問得精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衣食二者必分之德而可以戰乎對

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惠未能徧及民心不肯公曰犧牲玉帛弗

敢加也必以信犧牲祭牲也。玉蒼璧黃琮以爲戰。○此皆禮神之

曹劌論戰古觀一

信或者感格神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一時之小信未能感孚于

未可恃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小獄爭訟也。大獄殺傷也。

能明察然必盡己之心以求其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察獄以情

實或者獄無冤枉而可以戰乎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使有枉

是盡己之心亦忠之一端也君能盡心于民則民宜盡心于君庶

戰則請從行去聲。○若與齊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兵車也戰于長勺

勺地名公將鼓之以進兵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

績大崩曰公將馳之公欲馳車而逐齊兵。○將劌曰未可下視其轍

登軾而望之轍車跡也。軾將馳與上將戰相應劌曰未可下視其轍

問其故公問不鼓及下視登望之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

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言所以必待齊人三鼓之故。○末戰

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言所以

故○克之逐之作兩
儀寫法筆墨精采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焉盡謀國債事一流人真千古笑柄未
戰考君德方戰養士氣既戰察敵情步步精詳著者奇妙此
乃所謂遠謀也左氏推論
始未復備參差錯綜之觀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僖公四年

左傳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

相及也相及喻齊楚不相干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齊始封也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之君也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及句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

履所踐履之地穆陵無棣皆齊境言其所賜

之履不限地界也○二宣賜履破涉吾地句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共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荆州貢菁茅縮酒束茅立之祭前而灌鬯酒其上象神飲之也徵問

也昭王成王孫也南巡狩渡漢水船壞而溺死○三舉楚罪破何故

句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

濱昭王時漢水非楚境故不受罪○管仲問罪之詞原開師進次於

陘刑一係生路故對便一認一推恰好問諸水濱一語近據師進次於

於召陵屈完請盟故也楚不服罪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去

觀之齊總不正如寫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去是繼與不

穀同好何如先君之好未知汝楚君詩與我同好否○此處一番和

後復復一番恐喝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

之願也寡君見收于君雖為君辱實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

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十一 善成堂

屈完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對也。城方城之山漢水以為池江漢之水雖眾無所用之齊桓說攻說戰只開閒將以德以力兩路合。屈完及諸侯盟。齊盟也與篇首專應來一揚。抑文何等安雅。屈完及諸侯盟。齊盟也與篇首專應。以包茅不入昭王之師以伐楚不責楚以晉王稱夏之罪而顧責蓋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吾之惡以對其何以極楚而對諸侯乎故舍其所當責一而取其不責責者舉動極有收放類如此也篇中寫齊遠一味是權謀籠絡之態寫楚處忽而異順忽而詎諧忽而嚴厲節節生峰真辭令妙品。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左傳

晉侯獻復切又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年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至是。可再意。宮之奇。虞賢大夫。諫曰虢虞之表也。表外護也言虢。虢亡虞必從之。急故陡作險語通篇著眼在此。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為之甚。善成堂。

其可再乎。既狎也在昔為晉在今為寇在昔為啟在今為諺所謂輔。車昌遮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類輔車牙車言虞如牙。唇在表虢存則輔車相依虢滅則唇亡齒寒。○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此言滅虢正所以自滅應虢亡虞必從之句。

我哉。晉虞皆姬姓。對曰大。秦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虞仲即仲雍二人之兄也。太王之子為穆。穆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太伯不從太王前商。生昭故太王之子為昭。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與虞仲俱遜國而奔。吳是以不嗣于周而虞仲支子別封西吳是。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為虞之始祖。○此段只說虞固出于太王。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文王之弟也。王季于周為昭昭生穆故王為文王。季之子為穆仲封東號為鄭所滅叔封西號為今號。公始禪。為文王。卿士勸在王室藏於盟府。王功文動盟府之書而載于盟府。○

此段乃說虢將號是滅何愛於虞。虢比虞于晉又近一世晉既滅虢更親于虞仲。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何愛于虞而反不滅乎。○破晉吾宗且進。虢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叔始封于曲沃莊伯其子。孫言晉虞不過同宗而桓莊之族為獻公同祖兄弟實至桓莊之族。親也。○倒句妙若順寫則將云且晉愛虞能過于桓莊乎桓莊之族。

親也。○倒句妙若順寫則將云且晉愛虞能過于桓莊乎桓莊之族。孫言晉虞不過同宗而桓莊之族為獻公同祖兄弟實至桓莊之族。更親于虞仲。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何愛于虞而反不滅乎。○破晉吾宗且進。虢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叔始封于曲沃莊伯其子。卿士勸在王室藏於盟府。王功文動盟府之書而載于盟府。○

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偏貴近也桓叔莊伯之族無罪而親以寵

偏猶尙害之況以國乎至親而以寵勢相偏猶尙殺害之況虞有公

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依也言虞有神祐晉雖對曰臣聞之

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鬼神非實親近乎人故周書曰皇天無親

惟德是依蔡仲之命篇辭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篇詞○又

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旅葵篇辭言祭者不改易其物而神唯享

是總三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民爲神之主神享要從神所馮

依將在德矣冷語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其所祭

也言虞國社稷山川之神亦享晉明德之祀所謂非弗聽許晉使去

宮之奇以其族行恐懼晉禍挈其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臘歲終合

既行而遂滅也臘字根上享祀來晉不更舉矣即不滅號之兵滅

齊桓下拜受胙古觀冬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齊桓下拜受祚僖公九年左傳

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去禮也修睦以尊周主使宰孔賜齊侯胙幸

襄王使宰孔賜齊桓胙蓋尊之比于二王也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

孔賜伯舅胙有事于文武謂之祭祀之事于文武之廟天子稱異姓

侯欲下拜諸侯皆曰伯舅○本與下以伯舅耄老句連文只因齊

後命緊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字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

勞也敘等也言天子以伯舅年老且有對曰天威不遠顔思止尺

功勞于王室故進一等不令下階而拜對曰天威不遠顔思止尺

尊如天其威嚴常在小曰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

遺聲天子羞敢不下拜敢貪天子之寵命不下階而拜恐得罪于天

而顛墜于下適足以昭天下拜旬登句受句
子之辱敢不下階而拜乎下拜旬登句受句

看他不連寫五箇下拜兩無下拜與
敢不下拜應將下拜與下拜登受應

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左傳

十月晉陰飴甥即呂會秦伯穆盟于王城秦地秦許晉平之後

故會秦伯伯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對得駭人小人恥失其君而

悼喪去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語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小人在下

指惠公親請死于戰者征繕征賊治兵也國惠公太子名言小人也

其君為秦所執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賊治兵以立太子曰必報

秦之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

報德有死無二君子在上之人也言君子愛其君而知晉國之有罪

惟有死而無二心也初讀不和二字只謂盡露其短今說出不和

之故來始知正炫其長兩邊一樣加不憚征繕四字是制縛秦伯要

著以此不和又用一束筆法嚴整秦伯曰國謂君何或歸對曰小人感

陰飴甥對秦伯古觀一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不知事理徒為憂感以為秦必害

必歸其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秦謂晉背施閉糴毒君子曰我

知罪矣秦必歸君所以為恕即承上君子小人說貳而執之服而

舍捨之晉有貳心而秦執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舍之則秦之德莫

之刑莫服者懷德貳者畏刑貳秦者懷秦之德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威歸晉君之役使諸侯懷納而不定若秦初納晉君今執廢而不立

秦既執晉君今不歸以德為怨秦不其然是秦始有德于晉而今則

而使之復立為君小人意中事貳而執之秦伯曰是吾心也入其改

以前兩段就述君子意中一反一正欲動他將歸之故加其禮焉

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通篇作整對格而反正開合又復變幻無端尤妙在借

子魚論戰

僖公二十二年

左傳

君子小人之言說我之意到底自己不曾下一語奇絕

楚人伐宋以救鄭以宋襄公伐鄭故宋公將戰大司馬卽子魚固諫曰天之棄

商久矣宋商君將與之公將圍弗可赦也已獲罪于天不可赦宥弗

聽及楚人戰于泓泓水名宋人既成列宋兵列陣已定楚人未既濟楚人

尚未盡渡泓水是絕好機會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

何既濟而未成列機會猶未失又以告省法省句公曰未可又何既陳陣而後

擊之宋師敗績大崩日公傷股門官殲尖焉門官守門之官師行則

敗績不堪國人皆咎公用子魚之言公曰君子不重去聲傷不禽同二毛再

也二毛頭黑白色者言君子于敵人被傷者不聲古之爲軍也不以阻

隘也阻迫也隘險也言不迫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亡國之餘根棄

商向來鼓鳴鼓進兵也言不進兵以擊未成陣者釋土未可意

寡固不可以敵眾宋公既不量力以致喪師又爲狂瀆之說以自解

可發子魚曰君未知戰斷盡勅擊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勅疆

一笑子魚論戰古觀善成堂

敵厄于險隘而不成陣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迫而鼓進之有猶有懼焉

是助我取勝機會猶恐未必能勝也加一句更稱言與我爭疆者皆吾之讎敵

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胡考元老之稱言與我爭疆者皆吾之讎敵

不禽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明設刑戮之取以教

死若傷而未死何可不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傷以死之辨不重傷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若不忍再傷人則不如不傷之不禽二毛則不三軍以利用也

如軍服從之再辨不重傷不禽二毛則不三軍以利用也若以

利而動金鼓以聲氣也以聲佐士眾之氣進而用之阻隘可也利而

動則雖追敵于聲盛致志鼓儻儻可也儻參錯不齊之貌指未整陣

則鼓敵之儻儻勇氣百倍無不可也再辨而言聲士氣之盛以致其志

宋襄欲以假仁假義籠絡諸侯以繼霸而不知適成其愚篇

中只重阻隘鼓進意重傷二毛帶說子魚之論從不阻不鼓

阻不鼓層層辨駁句句斬截殊爲痛快

寺人披見文公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

呂卻畏僭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呂甥卻芮皆惠公舊臣恐為文公所僭害欲焚公宮而弑之人彼請見請見文公欲以難告公使讓之且辭焉讓責也公使人數其罪而責之

且辭不相見請見文公欲以難告曰蒲城之役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公于蒲城君命一宿女君命一宿女即至公命汝經宿乃至汝經宿乃至汝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其後我奔狄國從狄君田獵于渭水之濱女不待宿而即日至汝經宿乃至汝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其後我奔狄國從狄君田獵于渭水之濱

為去聲女公口中說出伐狄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待惠公命汝三宿乃至汝文聲女公口中說出伐狄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待惠公命汝三宿乃至汝

皆讓之夫祛區猶在女其行乎祛衣袂也披伐蒲斬公祛言所斬之詞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去聲將及難去聲入晉也

庶幾知君人之道矣若猶未也又將及于禍難含義帶請小入晉也輕薄口吻又將及難句已微露其意下就文公之言作兩層辨駁

命無二古之制也古之法制如此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前此伐公乃

寺人披見文公古觀一善成堂

盡吾力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公在獻公時則為蒲人在惠公時則為

為惡復等之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今安知無有如蒲狄而能為公

披者也在含吐間雋甚之意齊桓公置射石鉤而使管仲相去聲

上答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已齊桓公置射石鉤而使管仲相去聲

公帶鉤後納公用管仲為相射鉤對斬袂恰好君若易之何辱命

多去無所辱于君命將行者其眾豈唯刑臣披闢人故稱刑臣言

意公乃召見寺人披已上答夫祛猶在女其行乎之意公見之以難

告披以呂卻之謀告晉侯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也避難已丑晦公宮火瑕

錫即呂卻芮瑞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趙因事失計自取

惜哉寺人披傾險反覆誠無足道然持機事告人危言迫

介之推不言祿僖公二十四年

脇說得毛骨俱悚人自不得不從之可謂闖人之難

左傳

介之推不言祿

左傳

晉侯賞從亡者從亡之臣賞介之推不言祿亦弗及介姓之語助推名介推亦

在從亡中未嘗言祿而文公頒祿亦不及介推先正多責推借正

言以洩私怨看此敘事先書不言祿三字便知推本自過人一等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八人皆死唯文公惠懷無親外內棄

之惠公懷公皆枝害無親外而諸侯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三非主晉

內而臣民無不棄之二非人力

祀者非君而誰四非人力夫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置立

總斷一筆二三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再痛

子更有何說子更有何說

快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貪天之功在人為罪在

上反以推賞是上下相欺難與一日並處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

朝矣此即是歸隱意乃不言祿之由也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國為奸而下反以為義

誰慙將誰怨耶母特求賞即不求以死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看推自亦認有

尤過也我之罪又甚于彼矣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何勞後人

效之則我之罪又甚于彼矣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何勞後人

又責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母特再試之故再作相商語對曰言

介之推不言祿善成堂

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人之有言所以文飾其身

言辭以文飾之若自言之是非隱而求顯其母曰能如是乎細玩此

也上是不欲享其利此是不欲享其名其母曰能如是乎四字乃

知其母上二與汝偕隱能成子之高遂隱而死結案晉侯求之不

獲以縣上為之田縣上西河地名以此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也志記

表也言以此田記吾祿不及推之過且表推不言祿之善也祿亦弗及結案

而介推獨超然從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入乎是宜百世

展喜犒師

僖公二十六年

左傳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考去師展喜魯大夫展禽之弟犒勞

便使受命於展禽受命受犒師之辭命也展禽即柳下齊侯未入竟

同展喜從之伏後乃還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

犒執事不敢斥尊託言來犒執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

子則否說不恐又不得分作君子小人說奇妙齊侯曰室如縣罄

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縣繫也罄國語作罄謂府藏空虛如懸罄然

故言在內而府藏空虛在野而蔬食對曰恃先王之命先王成未成

不備魯之所恃者何在而不恐乎對曰恃先王之命先王成未成

正大昔周公祖大泰公祖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

盟提出二國之祖轉曰世子孫無相害也此句是先載在盟府太

師職之此二句見王命稟稟至今加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

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闕失也災難也彌縫匡救所以

公夾輔之舊職也是以字緊承及君即位接及君即位公彌縫

望曰其率桓之功匡諸侯之望君咸曰其能率循桓公彌縫我做邑用

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我做邑用

展喜犒師古觀十九

乃還齊侯更不君必不然正轉一恃此以不恐直收到君子則否齊侯

篇首受命于展禽一語包括到底蓋展喜應對之詞雖取給

于臨時而其援王命稱祖宗大旨總是受命于展禽者大義

與而返所謂子猷山陰之掉何必見載也真奇妙之文

燭之武退秦師僖公三十年左傳

晉侯秦伯圍鄭晉文主兵以其無禮於晉文公出亡過且貳于

楚也鄭伯雖受曹盟猶有二心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函陵氾南皆

使燭之武夫鄭大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曰國危矣若

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隱示不早見用意雖公曰吾不能

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公先責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然感動許之。乃許出見秦君。夜繼。擊而出。絕懸索也。至夜乃懸。見秦伯曰。秦

晉圍鄭。鄭既知亡矣。一過妙絕。事若鄭亡。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

一句。下乃歷言亡鄭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在西鄭。在東晉

無益而有害。極為透快。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在西鄭。在東晉

而秦欲越晉國。以為邊鄙。相隔甚焉。煙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

遠。君亦當知其難也。亡鄭無益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

薄也。陪。益也。鄰。謂晉也。言秦得鄭必為晉所有。是益鄰矣。若舍鄭

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鄭在秦東。故曰

糧乏困。鄭能供給之于秦。又何所害焉。舍鄭有益無害。且君嘗為

晉君賜矣。詐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猶德也。焦瑕。晉

河外二邑。言穆公會納惠公亦云。有德矣。惠公許秦以河外。焦瑕二

邑。乃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守二城。其平秦之速。筆妙進。既東封

之共事。斷無有益絕好一證。夫晉何厭聲之有一層說。善成堂

燭之武退秦師。古觀。二十。善成堂

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封疆也。肆。大也。闕。削也。言既

必又欲大其西方之封疆。若不削小秦地。將何所取之。以肆。闕秦以

其西封也。此言晉不獨得鄭後。必將欲得秦為害甚大。闕秦以

利晉。唯君圖之。上言亡鄭以陪鄰。此直言。秦伯說。悅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楊孫戍之。三子皆秦大夫。乃還。秦師子犯。晉文請擊之。請

秦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微。無也。夫人。指秦伯。文公亦秦所

君因人之力。而做之。不仁。賴秦力得國。而反失其所與。不知。智。與同。事

知也。不以亂身。整不武。二國整師而來。而乃自相。吾其還也。亦去之。

亦退

鄭近于晉。而遠于秦。秦得鄭。而晉收之。勢必三者。是國鄙遠。亡鄭陪鄰。闕秦利晉。俱為至理。古今。同事之國。多用此說。篇中。前段。寫亡鄭。乃以陪晉。後段。寫亡秦。伯之不但去鄭。而且戍。鄭背秦。一證。思之。毛骨。俱。凍。宜。乎。秦。伯。之。不。但。去。鄭。而。且。戍。

蹇叔哭師 僖公三十二年

左傳

杞子秦大夫三十年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等戍鄭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

之管鑰也若濟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秦大蹇叔曰勞師

以冀遠非所聞也輕行而掩之曰冀○總斷一句夫蹇叔曰勞師

之兵師勞苦其力必盡無乃不可乎一層言鄭師之所為鄭必知之遠方之主易為之備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鄭既知之則秦兵勤勞而無且行千里其誰不

知不但鄭知他國無不盡知伏下公辭焉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

出師于東門之外孟明姓百里名視西乞名術自百里名丙蹇叔哭之曰孟子呼孟明也吾見

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作哭聲讀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

木拱矣合手曰拱言爾何有知識設當中壽而死蹇叔之子與去師

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地險阻可以邀擊晉殽有二陵焉

蹇叔哭師古觀善成堂

大阜其南陵夏后皋桀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同風雨也

北陵雨出相嶽故可以避風雨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四十一字

蹇叔談覆軍之所如在目前後果中之蹇叔可謂老成先見一哭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

再哭出軍時誠惡聞此然蹇叔不得不哭若穆公之既敗而

矣

鄭子家告趙宣子 文公十七年

左傳

晉侯靈合諸侯于扈鄭也平宋也平宋亂以於是晉侯不見鄭伯

穆以為貳于楚也以其有二心見鄭子家歸生使執訊而與之書

通訊問以告趙宣子晉卿曰下皆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莊而與之

事君君晉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鄭大之難去聲

故時寵專權而作亂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

其難也。除而隨。蔡侯以朝。潮於執事。即來朝也。朝襄之後十二年六月歸生。稱召自佐寡君之嫡夷。名太子。以請陳侯。共於楚而朝。諸君

陳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歸生輔太子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戴

詔夷先為請命于楚穆又親朝以成朝靈三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

於君陳靈新即位自鄭往年正月燭之武鄭大夫往朝夷也。燭之武又

往朝于晉往朝靈五八月寡君又往朝上敘朝晉之月敘朝晉之人

字是倒語。朝靈五八月寡君又往朝上敘朝晉之月敘朝晉之人

敘朝晉之月敘朝晉之人。真是帳。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

箚言成妙文下復結算一通妙妙。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

則敝邑之故也。召蔡侯請陳侯往朝君三事。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

免。無論陳蔡惟以鄭自己事晉而言何以不免于罪。在位之中一朝

于襄而再見。現於君事。又往朝三事。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

夷鄭太子孤請晉也。二三臣謂燭之武及子家自謂絳晉都邑相佳

及于絳謂朝晉不絕也。結上歸主佐夷燭之武往朝夷一事。善成堂

鄭子家告趙宣子。古觀一。善成堂

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鄭雖小國其事晉無以過。今大國曰爾未逞

吾志。逞快也。只敝邑有亡無以加焉。鄭國唯有滅亡而已。不能復

切而沈痛下乃引古人成語。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上聲

曲曲轉出不能復事晉意。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上聲

不畏首者幾何哉。又曰鹿死不擇音。同音。鹿將死不擇音。小國之事

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德恩恤也。言以人視我。我還是

劍鏃。挺而走險。急何能擇。危而事大。何暇擇。漸皆由急則生變也。

命之同。極亦知亡矣。晉命過苛。無有窮極。事之亦亡。叛將悉敝。賦以

待於儻。酬唯執事命之。儻地。唯聽晉執事之命。令也。收緊敵晉意。

文公二年。朝於齊。四年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齊桓公後復從齊。居大國之閒而

從於強令。豈其罪也。鄭居晉楚之閒。而從于大國之強令。未可執以

從於強令。豈其罪也。鄭居晉楚之閒。而從于大國之強令。未可執以

承認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若弗圖池鄭國則唯晉所命不晉輩
妙胡夫行成於鄭趙穿卿公壻池晉侯為質至焉故使鞏朔行成
而趙穿公壻池為質于鄭以示信
此以見晉之失政而霸業之衰也

前幅寫事晉唯謹逐年逐月算之猶為兢兢畏大國之言後
幅寫到晉之不知恤小鄭亦不能復耐竟說出貳楚亦勢之
不得不然晉必欲見罪我亦顧忌不得許多一
團憤懣之氣令人難犯所以晉人竟為之屈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左傳

楚子莊伐陸渾之戎陸渾之戎秦晉遂至于雒觀去兵于周疆水

名周所都也觀示兵威以晉周定王使王孫滿周大勞楚子周弱

也一遂字便見楚莊無禮楚王無如之何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之九鼎三代相傳猶後

楚使大夫勞之何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世傳國璽也楚莊問大小

輕重有圖對曰在德不在鼎在天下者有德不昔夏之方有德也

周天下意對曰在德不在鼎在天下者有德不昔夏之方有德也

德字遠方圖物遠方圖畫山賁金九牧九州牧守鑄鼎象物以九州

王孫滿對楚子古觀物之形于其上百物而為之備百樣物怪各使民知神使民盡知

為九鼎而著圖百物而為之備為備禦之具使民知神使民盡知

物之形于其上百物而為之備為備禦之具使民知神使民盡知

狀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民知神罔兩莫能

逢之螭山神魃怪物罔兩水神既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

下言有德方有鼎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伏下三商紂暴

虐鼎遷於周德則鼎遷德之休明雖小重也遷移若增重然不可其姦

同昏亂雖大輕也正繳在德不在鼎意大小輕重四字錯落有致天

祐明德有所底止言有盡頭處成王定鼎於郊郊辱東周王城

齊國佐不辱命成公二年

提出德字已足以破癡人之夢
揭出天字尤足以寒奸雄之膽

晉師從齊師齊師敗走入自巨興擊馬陞刑○巨興馬齊侯使賓媚

人賓姓媚人族賂以紀甌演玉磬與地甌玉甌也玉甌玉磬皆滅不

可則聽客之所為言晉人不許則聽其所為欲戰則更戰也客指晉

辭一段有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不許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至而

使齊之封內盡津上東其飲蕭國名同叔蕭君字其女嫁于齊即頃

稱蕭同叔子言必以蕭同叔子為質于晉而使齊國境內田畝皆從

東南而行則我師舍去矣重上句下句帶說故用而字轉下蓋前

此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順公之母嬀于怡而視客則客

或破或眇于是使跛者迎跛者使眇者迎眇者夫婦人境客已二字

體制海客以取快乎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少鄭重姓

出爾反爾無足怪也若以齊晉比並言之則齊之母猶晉之

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母其為國君之母則一也陪一句更

然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先

○上不便且是以不孝令也且欲命人皆蹈不孝詩曰孝子不隱永

齊國佐不廢命古觀錫爾類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愛親之心無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

無乃非德類也乎德賜及同類矣○已上破為質先王疆理天下

物土之宜而布其和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南山篇或東西其畝或南北其畝皆令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

非先王之命也乎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難過今欲盡東其畝則

而不顧地勢東西南北所宜非先王疆理土宜反先王則不義何以

之命矣已上破東畝句○兩其無乃非句熊反先王則不義何以

為盟主其晉實有闕上分兩層辨駁此總四王之王去也樹德而濟

同欲焉四王禹湯文武也皆樹立德教而齊人心之所五伯如之霸

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勤勞而懷無諸侯以服事樹德濟同欲之王

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指賈母東詩曰敷政優優百祿

三四 善成堂

是適詩商頌長發篇優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音實毋東

不寬和而先自棄其福祿又何能為諸侯之害乎晉人所命本欲

害齊而國佐卻以為何害妙絕已土言晉實有關不得為盟主以

足上二不然若終不寡君之命使去臣則有辭矣寡君之命我使臣

一段此忽如鐵鷹掀然一轉文總責曰侯命辭子以君師辱子傲邑不

一傲賊以搞從去聲厚也賊兵也言齊有不厚頑傲畏君之震師

徒撓敗齊兵撓曲而致敗吾子惠微齊國之福惠而得微齊國

之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去聲唯是先君之傲器土地不敢愛傲器謂

子又不許應上晉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戰敗之餘意言欲以

已敗之兵背齊傲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幸而

得勝亦當唯晉命是從况其不幸而又戰敗敢不唯晉命之是聽乎

日從曰聽即聽從實每東敵之命已上言齊既以賂求不免勢必

聽從晉命也極痛快語而卻出以婉順再

齊國佐不辱又中古觀善成堂

先駭晉人質毋東敵二語屢稱王命以折之如山壓卵已令

氣沮後總結之又再翻起將寡君之命從使臣口中婉轉發

揮既不欲唐突復不肯乞哀即無魯衛之請晉能悍然不應乎

楚歸晉知營成公三年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去聲營英十二年晉

楚戰于邲楚囚知營知莊子射楚連尹襄老執其尸射公子穀臣於

囚之以二者還莊子知營父也至是晉歸二者于楚以贖知營臣於

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荀首即知莊子其權要故許歸其子王送

知營曰子其怨我乎指久留對曰一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升其任以

為俘爭國俘敵軍所虜獲者係執事不以嬰欣去鼓使歸即戮

君之惠也我而以血塗鼓曰擊鼓言不殺臣實不才又議敢怨語撥開

妙字王曰然則德我乎指許歸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楚

皆歸社稷之謀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各懲成前日戰爭兩釋纍囚以

而欲紓其民

成其好。去聲。○暴繫也。晉釋穀臣之囚。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

敢德。作與。已不相干。王曰：子歸，何以報我？有意對曰：臣不任。受怨

君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言我未嘗有怨于君，君亦未嘗有

我無怨而君無德，故不知所報也。○王曰：雖然，必告不穀。謙稱。言雖

是知如此，必告我以相報之事。○共王一團，與對曰：以君之靈，彙臣得

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身雖死而楚君之私恩，若從君

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

朽。轉入正意。而使嗣宗職，使繼祖及於事，軍旅之事而帥，偏師

以修封疆，其父為上軍佐，故雖遇執事，其弗敢違。雖遇楚之將帥亦

字應上。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虛晉即以王曰

楚歸晉知營。吉觀。善成堂。

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得好好。

玩篇首于是荷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二語，便見楚有不

入知營句句撇開末一段所對非所問尤匪夷所思

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左傳

晉侯厲使呂相錡之子，絕秦。成十一年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

之曰：昔君命晉逮我，晉獻公及秦穆公相好，去聲。戮力同心，申之以

盟，誓重之以昏，同婚。姻好說起。天禍晉國，難姬文公，重耳如齊，惠公

如秦。重耳奔狄及齊，齊桓公妻無祿，獻公即世，晉無福祿。穆公不忘

舊德。重耳奔狄及齊，齊桓公妻無祿，獻公即世，晉無福祿。穆公不忘

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信十五年秦伐晉，戰于韓原，獲惠公，亦悔於厥

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惠公卒，懷公立，穆公納重耳于晉，為文

德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

脣甲而朝諸秦擐甲也脣甲也文公備歷艱難以率東方之諸侯皆

則亦既報舊德矣應舊德又作一頓說晉鄭人怒君之疆場亦我文

公帥率諸侯及秦圍鄭怒秦圍之鄭未嘗犯秦亦無諸侯之師文公

重德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鄭使獨之武見秦穆公穆公

故托言秦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皆欲致死命以討秦之事

是言秦第二罪案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誣秦無諸侯致命之事

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旋無害反保全其師已則是我有造

於西也又作一頓說晉大有無祿文公卽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以

公死為無知寡我襄公以襄公新立為送我殺地祀子之謀晉師從

而輕蔑之寡我襄公以襄公新立為送我殺地祀子之謀晉師從

冀鄭道過奸于絕我好奸犯斷絕不伐我保城誣秦襲鄭時無殄滅

我費如滑還入聲滑姬姓國都于散離我兄弟滑與晉為撓亂我

呂相絕秦秦古觀

同盟滑鄭皆從晉是傾覆我國家秦伐滑圍鄭是欲傾危覆滅晉

秦第三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未忘穆公納文公而懼社稷之隕

秦滅是以有殺之師信三十三年晉敗秦于殽○我是猶願赦罪于

穆公秦猶願二字緊接無痕妙穆公弗聽不肯而卽楚謀我

四年楚闕克囚于秦至是天誘其喪成王隕命商臣弑楚成王穆

秦使歸楚求成以謀晉楚成王隕命商臣弑楚成王穆

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楚成王隕命商臣弑楚成王穆

第四罪案○自獻公卽世至穆襄晉卽世康秦靈晉卽位康公

此作一截是歷數秦穆之罪襄晉卽世康秦靈晉卽位康公

外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闕翦也師我蠹

得已康猶不悛改也悛大我河曲在文十二年伐我凍川水名

我王官倅虜也王官地名○伐翦我羈馬○羈馬地名其時秦取其地

第六我是以有河曲之戰音與秦戰于河曲秦兵夜遁○我是以

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音在秦東故曰東道康公絕晉之好

庶撫我乎○此處獨作一波妙君亦不惠稱盟音望不肯惠然利

吾有狄難去聲○謂晉十五年大我河縣焚我箕郛音三邑名入河

夷我農功我禾稼如去草然虞劉我邊陲劉皆殺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音聚眾于輔氏

先君獻穆拒公亦悔二國結禍之長使伯車秦桓來命我景公曰吾

與女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勲言我與晉同結所好共棄

善成堂

念前入獻穆之功○此段迴言誓未就約誓之言景公卽世我寡

君厲是以有令狐之會○成十一年晉厲公與秦桓公盟于令狐君又

不祥背佩棄盟誓晉成○此下方入當時正事白狄及君同州及與

狄與秦皆君之仇世爲仇讎而我之昏姻也赤狄之女季隗白狄

威而受命於使去聲○君有二心於狄晉將伐女狄應且膾是用

告我狄雖口應秦命心實憎其無信而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秦

反覆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下述秦桓昭告昊

天上帝秦三公穆康楚三王成穆曰余雖與晉出入我雖與余唯利

是視也○二十四字一氣說下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

不一懲戒用心不一之人○二告我兩用告我俱是實證是秦反

覆眞正罪案。○自及君之嗣。至此作諸侯備。聞此言。伏與楚告晉之
一。截是惡數秦桓之罪。爲絕秦正旨。諸侯無不聞
之。○牽引逃罪。斯是用痛心疾首。暱聲。就寡人。諸侯由是親秦
使秦無所逃罪。○一路備說。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于秦唯與秦結好。是望
于晉。○終是。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
求好妙。○是。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
盜諸侯。以退豈敢微亂。○是。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
退矣。○是主。○向。向諸侯。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謀其有利。于秦
者而。○爲之。

秦晉權詐相傾。本無專直。但此文飾辭。駕罪。不肯一句。放
駭不使一字。置辨。深文曲筆。變化縱橫。讀千遍不厭也。
駟支不屈于晉。襄公十四年。
左傳

會于向。晉會諸侯于將執戎子駟支。戎四嶽之後。姜范宣子。晉土親
數上諸朝。執之何名。乃于未會前一日。數曰。來姜戎氏。先呼來次呼
呂相絕秦。秦古觀一。善成堂

相陵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汝也。吾離。戎祖名。昔爲秦穆
口角。乃祖吾離被拔苦。蓋合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故被苦蓋無居。故
乃祖吾離被拔苦。蓋合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故被苦蓋無居。故

食之。戎非復尋常。後世報答不已。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諸侯事晉。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戎與晉同壤。蓋知晉政
不比昔日。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戎與晉同壤。蓋知晉政

與去焉。與將執女。寫得聲色俱名。詰朝之事。詰朝。明日也。爾無
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明也。四嶽。堯時方伯。裔。胄。後
加德于戎。乃因戎本聖。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
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

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明也。四嶽。堯時方伯。裔。胄。後
加德于戎。乃因戎本聖。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
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

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明也。四嶽。堯時方伯。裔。胄。後
加德于戎。乃因戎本聖。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
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

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明也。四嶽。堯時方伯。裔。胄。後
加德于戎。乃因戎本聖。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
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

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明也。四嶽。堯時方伯。裔。胄。後
加德于戎。乃因戎本聖。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
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

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明也。四嶽。堯時方伯。裔。胄。後
加德于戎。乃因戎本聖。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
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

貳賜我之田荒穢僻野非人所止我力爲驅除而處之以臣事晉之
至爲敬惡戎自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成怒焉舍留
開墾非受實惠鄭使燭之武見秦君於是乎有殺之師年晉敗秦
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於是乎有殺之師年晉敗秦
秦私與鄭盟而留杞子等成鄭而還於是有殺之師年晉敗秦
師於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當殺之戰晉退秦
於下秦師無隻輪返我諸戎效力攻秦實警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
使之然○此辨戎大有功于晉亦足云報晉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
拊聲上之與晉踣仆之亢下是戎與晉同斃此鹿也○一喻入情戎
何以不免免有罪乎○問得妙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
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討之役戎皆相繼以從執政
之使令猶從戰于殺無變志也豈敢有離貳邊遠之心○此辨戎之
報晉不止殺師一役至于百役不可勝數以足上至于今不貳意
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自有闕失以攜
貳諸侯之心而乃罪及我諸戎○此辨諸侯
事晉不如昔者乃晉實有闕與我諸戎無干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斷支不屈于晉古觀一

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惡指漏洩言語以害晉○此辨言語洩漏職汝之由言戎
與華不相習非但敢爲惡亦不能爲惡不與於會亦無費孟嘗問也我不與會亦無
爾無與焉言我亦不願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篇名賦是詩者取
與會也說得雪淡妙賦青蠅而退愷悌君子無信讒言之意蓋讒
宣子信讒言也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謝戎子而使就諸侯之會成
退去不與會也愷悌君子之名○

愷悌也欲成愷悌君子之名○
宣子責駒支之言怒氣相陵驟不可犯駒支逐句辨
駁辭婉理直宣子一團與致爲之索然真詞合能品

祁奚請免叔向襄公二十一年
左傳

欒盈晉大夫出奔楚范宣子逐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虎盈黨叔人謂
叔向曰子離同於罪其爲不知智乎讒叔向無叔向曰與其死亡若

何雖破囚猶罹於罪其爲不知智乎讒叔向無叔向曰與其死亡若

采菽之詩按采菽無聊知也此乃所以爲知也叔向曰算以爲小雅
以卒歲之文恐是逸詩知也此乃所以爲知也叔向曰算以爲小雅

以卒歲之文恐是逸詩知也此乃所以爲知也叔向曰算以爲小雅

以卒歲之文恐是逸詩知也此乃所以爲知也叔向曰算以爲小雅

以卒歲之文恐是逸詩知也此乃所以爲知也叔向曰算以爲小雅

以卒歲之文恐是逸詩知也此乃所以爲知也叔向曰算以爲小雅

魚附○晉見叔向曰吾爲子請爲子請于君而免之叔向弗應出不拜大是人皆咎叔向自然叔向曰必祁大夫謂祁奚也能免我者必由此人

晉室老家臣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常人口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

何能行之事○提過樂王鮒一擡祁大夫外舉不棄惟舉其讎內

舉不失親舉其子其獨遺我乎人而不救乎詩曰有覺德行去四國

順之詩大雅抑之篇言有正夫子覺者也○收句冷雋晉侯公

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問其果與弟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

親其始與弟有謀焉○謂諸作猜疑嫉於是祁奚老矣告老聞之被囚乘駟日而見

宣子駟傳車也乘白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用頌烈文篇言文

百姓無有疆限故周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善夏書胤征篇言聖

之子孫皆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善夏書胤征篇言聖

祁奚請免叔向古觀一當明證其讖夫謀而鮮上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少過失聖有

動而定安之夫謀而鮮上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少過失聖有

倦惠我社稷之固也此社稷所賴以安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無疆也社稷之固也此社稷所賴以安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假使其十世之後子孫有

之人今壹以弟故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之所倚賴不亦惑之○係極而

甚乎○此言叔向之能向可庇子孫之有罪豈可及身見殺○極而

禹興廢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去聲卒無怨色不以一怨管蔡爲

戮周公存王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此言不當以弟虎罪

何敢爲係乎○歸到宣子說悅與之乘去聲共載以言諸公而免

子身上亦復善于斷解宣子說悅與之乘去聲共載以言諸公而免

亦不告免于祁奚而即往朝君以明祁奚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爲之非爲已也○兩不相見徑地俱高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晉士為政將中軍執國政諸侯之幣諸侯朝貢于晉者其幣重幣增重幣禮儀也鄭人病

也病患二月鄭伯公簡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萬壽也子西

西以勸告宣子故子產寄書與子曰子為晉國為言執政四字落筆便妙只此四鄰諸侯相鄰伯如晉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不聞有善德但聞增重諸侯之患而無令名子產也感之僑

聞君子長掌國家者非無賄毀之患而無令名難譽也賄財也令名善

重幣推出令名從令德推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錄諸國

積聚于晉之公室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子若收自利鞭其財而私入

則諸侯離心于晉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子若收自利鞭其財而私入

沈溺而將焉用賄賄之為禍如此將安用之夫令名德之興也有德

始能遠及德國家之基也為基始能自立有基無壞有基無壞有德必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古觀三十一

不壞一壞字無亦是務乎無亦以是令名為先務乎從名轉德從名轉德

應上兩壞字無亦是務乎從名轉德從名轉德

筆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務令名在有德則樂詩云樂只君子樂則能久

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小雅之詩言君子有德則樂則能立國之基則能立國之基

之基上帝臨女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大雅之詩言上帝監臨武

貳之心有令名之謂也夫引詩證名為德之與怨思以明德則令則令

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以為之與而載是德以行于世所以遠

者聞風而至近者頌德而安為國家之毋使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實生我而

謂子浚我以生乎毋使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

者比並言之吾絕波稍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殺身以齒之有賄故殺身以齒之有賄故

耳指賄字作結仍收到重幣上見有賄非但宣子說悅乃輕幣乃輕幣

國壞家壞而且身亦壞也是危語亦是冷語宣子說悅乃輕幣乃輕幣

歎語寫重幣處作危激語迴環往復割切詳明宜乎宣子之

頃心而受諫也

晏子不死君難 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

崔武子齊莊公與見棠姜而美之遂取同之棠姜齊公之妻也棠公死莊

公通焉齊莊公與崔子弑之死於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莊公死於

其門未啟故晏左右曰死乎死難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不

獨我之君我曰行乎棄國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君死非我之罪曰

何為獨死曰行乎而奔曰君死安歸臣以君為天君死將安歸

歸乎既不死難又不出奔則曰君死安歸臣以君為天君死將安歸

賢者立身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去聲其口實社稷

是養陵居其上也口實祿也養奉也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入

誰敢任平之已指淫亂之事私暱嬖幸之臣同君為惡者故字妙言

晏子不死君難古觀一身且人有君而絀之見非社稷主也妙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將庸何歸收上死亡門啟而入而晏子啟門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

與既哭三踊勇而出踊跳也哀痛之至故三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

曰民之望也舍拾之得民甚狡

季札觀周樂襄公二十九年左傳

吳公子札來聘札吳壽夢之子季札也吳請觀於周樂成王賜魯以

周樂盡在魯○使工使我樂工也○為去聲之歌周南召天子之樂故

請觀二字伏案○使工使我樂工也○為去聲之聲猶未也然勤而不德矣

見當時重季札○美哉美聲也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德矣

然化其于二南猶有商紂之虐政其化夫治于天下為之歌邶

衛三國乃管蔡武庚三監之地康叔封衛兼而有之今三國之詩

異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

德雖憂思之深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衛始

公其九世孫言吾聞二公德化入人之深為之歌王王周平王也平

同子列國故其詩不得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思文武而不

人雅而黍離降為國風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畏播遷其東

遷以後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緝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政而譏

其煩瑣民既不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

友國何能久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

之風也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太公為東海之表

變調幽風列于國風之終與此次序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

困不同者蓋此時未經夫子刪定故也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

周公之東乎蕩廣大之貌周公禮流言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

東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樂去戎而有諸夏之聲變調天能

夏則大天之至也其周之誓乎夏有大義西戎而有夏聲則大之至

季札禮周樂古觀

故云周為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明主也所以為中庸也借其無德以輔之爾變調

詩也而謂之唐者唐曰思深哉歎其憂深思遠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本叔虞始封之地也曰思深哉歎其憂深思遠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遺俗猶存不然何憂之遠也遠情發乎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繼陶唐盛德之後安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復

能如此一句一析

其滅亡將不久自鄙貴以下無譏焉鄙曹之詩不復為之歌小雅曰

○全是貶詞思文武之德而怨而不言能忍而不言其周德之

美哉思而不貳無反叛之心

衰乎其周德未廣大有先王之遺民焉

曰廣哉熙熙乎樂聲變調和曲而有直體有正直之體其又王之

德乎得非文王為之歌頌曰至矣哉

傲曲而不屈于屈撓

不逾而不逼于逼害

遠而不攜于攜貳

遷

善成堂

而不淫。遷動而不淫。湯而不復。而不厭。成覆而不厭。靡而不衰。而不愁。唯遇凶災樂而不

荒。雖當逸樂。用而不匱。用之不已。廣而不宣。志雖廣大。施而不費。雖好

所費損取而不貪。或有所取。處而不底。旨。雖復止。行而不流。雖常

而不一氣連用。十四句。何等筆力。五聲和角徵羽商八風平。方八風。氣節

有度。克諧守有序。無相奪倫。再盛德之所同也。皆同。以上是歌

以下皆是反覆想像。為之二字引起。下俱以見字引起。見舞象節。南

籥者。籥籥皆舞者所執。象王之樂舞。美哉。猶有憾。文王恨不及

見舞大武者。大武武也。美哉。周之盛也。武王與楚若此乎。四字形容

詞亦是見舞韶獲者。韶獲。聖人之弘也。寬弘而猶有慙德。猶有

之德。謂始以征。聖人之難也。以見聖人處世變見舞大夏者。禹樂曰

美哉。勤而不德。勤能治水而難。非禹其誰能修之。非禹之聖誰

季札觀周樂。古觀善成堂

節。同者。書曰。蕭部九成。曰。德至矣哉。大矣。贊其至復贊其大。如天之

無不博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為大。雖甚盛德。其莫以加於此矣。所以

觀止矣。應觀字。三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應請

季札賢公子。其神智器識。乃是春秋第一流人物。故聞歌見

無便能盡察其所以然。讀之者。細玩其逐層摹寫。逐節推敲

必有得于聲容之外者。如此

奇文。非左氏其孰能傳之。

子產囊音館垣 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

子產相去聲。鄭伯簡公。以如晉。晉侯平。以我喪故。未之見也。見則

好。雖以吉巡。不立。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盡毀館舍

行。為辭實輕。鄭也。駭人。士文伯名。句字。讓之。責子。曰。敝邑以政刑之不

蓋見得透。駭行得出。士文伯名。句字。讓之。責子。曰。敝邑以政刑之不

修寇盜充斥。刑致使盜賊之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諸侯

夫辱來見晉君者。無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闔。厚其牆。垣

以無憂客使去聲○開闔館門也○高其門厚其牆則能舍完固而客

段盛今吾子壞之雖從去聲者能戒其若異客何雖汝從者自能防寇

意甚婉一詰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緝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

以共命賓客若來者皆毀之將何以供給賓客之命乎○再詰詞

甚寡君使句蓋請命明是問罪聲口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

誅求無時是以不敢盜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編狻也介開也誅

常時我盡求敝邑之財賦以隨時而朝逢執事之不聞而末得見

朝會此責晉重幣以救鄭來晉之由魯喪無暇遂不得見又不獲

現又不敢輸幣亦不敢暴僕露幣既不敢以幣帛輸納于庫又不致以

晉慢不敢輸幣亦不敢暴僕露幣既不敢以幣帛輸納于庫又不致以

下復雙承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乃晉府庫之

暢言之物非見君而進陳之則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

不敢專輒以物輸庫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

子產褻晉館垣古觀邑之罪若暴露之又恐晴雨不常致使幣帛朽蠹適以增重鄭國之

已說盡壞僑子產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只因幣帛為盟主句提出晉

公之故以反擊宮室卑無觀臺謝庫小也闕門口觀

文公自處以崇大諸侯之館待客又極其隆也館如公寢館如音

偷約如此以崇大諸侯之館待客又極其隆也館如公寢館如音

室庫廐繕修館中藏幣之庫養馬之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司空

土易治坊鳥人以時煨覓館宮室坊人泥匠也填塗也四諸侯賓

至甸設庭燎甸人設照庭僕人巡宮至夜巡警于車馬有所車馬皆

安處實從去有代賓之僕從入市車脂轄車主車官以脂膏塗客

隸人牧圉語各瞻其事各瞻事其所當供客之事十百官之屬各

展其物官屬各陳其待客之物十公不畱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

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國有憂樂與賓同之事有廢闕

為賓察之實有不知則訓教之實有不足則體恤實至如歸無盜苗

同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總承上文言文公待諸侯如此以故

縱有寇盜無所畏懼雖有燥溼不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

車馬難容又有牆垣之限不可越而過之與旬盜賊公行而天厲不

戒設庭燎九句相見之命不得而知與公不若又勿喪是無所藏幣以

重罪也若不毀壞牆垣是使我暴露其幣帛以致朽蠹是敢請執事

將何所命之君使句請命句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皆與

魯同姓晉之憂亦鄭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慚勤勞

見晉君而進幣鄭當修築牆垣而歸則拜晉君之賜敢畏修垣之勞

平結出進幣細事明是鄙薄晉人已上句句與文公相反且語

子產饗晉館垣古觀三七 善成堂

前語應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所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

之言以贏諸侯贏受是吾罪也注信使士交伯謝不敏焉極寫晉侯

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寡好去聲而歸之極寫子產乃築諸侯之館所謂諸侯

賴之也收完正文秋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如是夫三字沈吟子產

有辭諸侯賴之是賴若之何其釋辭也釋廢詩曰辭之輯矣民之

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詩大雅言辭輯陸則民協同辭

有益矣以叔向贊不吝口作結妙

管為盟主而子產以蕞爾鄭朝晉盡饗館垣大是奇事只是

不激文伯不措一語文子輸心帖服向歎息不已子產之有辭洵非小補也

子產論尹何為邑襄公三十一年左傳

子皮名罕虎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可知尹何年少未知

鄭上卿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可知尹何年少未知

子皮名罕虎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可知尹何年少未知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厚也。叛背也。言吾愛其使夫扶往

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兩夫字指尹何言。謹厚之人使往治邑而學

雖年少亦可。子產曰：不可。總斷人之愛人求利之道矣。後日又可望故

使之為邑。子產曰：不可。總斷人之愛人求利之道矣。後日又可望故

子愛人則以政。則使之為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譬如

執刀而使之宰。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非以愛之貴

求其自傷必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非以愛之貴

喻破吾愛之句。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名。將厭。壓焉。敢

不盡言。鄭國有汝猶屋之有棟榱榱也。棟以架椽設使汝誤事而致

言亦且。二喻言如此用愛不但傷尹何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如

汝有美錦必不敢不盡言。句鎖上起下。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如

裁者學裁之。惟恐傷錦。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所庇

以安者而使學為政者。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較多平。三喻破使夫

往裁治焉。不恐傷身。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較多平。三喻破使夫

在句。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大旨。若果行此必有

善成堂

子產論尹何為邑。古觀一。三十八。

所害非自害則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賤績厭。壓福。是懼何。眠思獲。暇求其無害于治。四喻破夫亦愈

知治句。一喻尹何。二喻自己。三喻子。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

皮四又。喻尹何。隨手出。喻絕無痕跡。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

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以識言。我小人也。衣服附

在吾身者。此其小我知而慎之。使學製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此其大

我遠而慢之。使學製微子之言。吾不知也。失所以為無識之小人。

仍援前喻。更覺入情。他日我日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

論尹何至此。已畢。有云。子治鄭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

他日。前日也。前日我嘗自以為能治家。今而後知。謀慮不足。雖吾家亦

聽子而行。前日我猶自以為能治家。今而後知。謀慮不足。雖吾家亦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人面無同者。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

即面觀心。則汝之心未必盡如吾之心。亦然。豈敢使子之家。善皆從我

之所為乎。此五喻也。通篇是喻。結處仍用喻。快筆靈思。出人意外。

表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但于我心有所不安如使尹何為邑者亦
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故以國政委之。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子產
治政之由

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二語是通體結穴前後總是發明
此意子產傾心吐露子皮從善若流相知之深無過于此全
篇純以譬喻作態故文勢宕逸不羣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昭公元年

左傳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段鄭大夫子石也。圍娶其

于虢以虢係鄭地伍舉椒舉為介。副使曰介。補敘椒舉將入館將

故行此聘娶二事。椒舉為介。伏後垂秦之請也。子羽之乃館

館而鄭人惡之。懷詐以襲已也。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言不載乃館

于外。楚乃舍于城外圍不置對者。恃有逆女一著可以遲也。引起下

一段。既聘將以眾逆。兵眾入鄭逆婦。子產患之。其懷詐可知。使子

子產謂楚逆女以兵。古觀

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去者請。擘然去聽命。請于城外除

昏執馬而入。以單為請。非禮也。令尹使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

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居于豐。故稱豐氏而汝也將使豐

氏八字。是鄭君謂圍之圍布几筵告於莊共恭之廟而來。祖共王圍之

詞。父說鄭圍鄭重。若野賜之。我在野以受賜。使是委君貺於草莽也。輕鄭

受命鄭重。是草。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逆女不得成禮何顏復置

兩句。應首段。不寧唯是。疾撤上。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

其蔑以復矣。蒙欺也。大臣曰老言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

無以歸國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罪恃大臣何

而二句。是立言主腦。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鄭之婚楚。本欲恃楚以安靖其國家。今楚以兵入逆汝無小國失恃

乃包藏禍心以圖襲鄭而汝也。一句喝破楚之木謀妙小國失恃

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鄭為楚圖而失所恃致使諸侯信楚者皆以

楚說諸侯莫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舉不信楚而楚君之

令有所壅塞而不行此鄭恃楚以取不然故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

豐氏之祧挑若楚國無他意則鄭之在楚與守舍之人相類豈敢

聽命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橐示無弓也垂

篇首著惡之患之四字已伏後一段議論州犁之對詞婉而

稍婉轉則楚必不可借辭子產索性喝出他本謀使無從置辨若

子革對靈王

昭公十二年

左傳

楚子靈王狩於州來次于潁尾冬獵曰狩州來潁尾二地皆近吳使蕩侯潘子司馬督

尊尹午陵尹喜楚大夫皆帥師圍徐以懼吳與國楚子次于乾谿以為

之援乾谿水名自潁尾遣五大夫兩聲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遣翠

子革對靈王吉觀善成堂

破被輅也以豹尾為履執鞭以出執鞭出僕析父甫楚大夫從去聲

等閒敘若無緊要然右尹官名子革也鄭丹夕暮見王見之去冠被舍

鞭點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王孫牟衛康

康之珍寶我獨無有楚獨無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

乎禹鑄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傳國璽也對曰與君王哉四字昔我

先王熊繹辟居在荆山筆路藍縷藍縷敝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

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以桃為弓以棘為矢為天子

遠齊王舅也齊太公之母姜氏晉及魯衛王母弟也唐叔成王母弟周

○寫四國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寶器所以展親今周與四國服事

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今周與齊晉魯衛皆服事楚將唯楚命

是聽豈借此鼎而不以與楚故為張

大隱見楚子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之無君冷妙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日昆吾少日季連

季連楚之遠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

此時舊許我若求之其與我乎求至遠祖之兄所對曰與君王哉

之地屬鄭敢愛田于鄭妙論解頤王曰昔諸侯遠去我而異晉今

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干乘有聲陳蔡二國名不羹地名其地

賦皆出兵子與預有勞焉汝子革亦與有功諸侯其畏我乎

其心益肆矣對曰畏君王哉冷妙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

尹路工尹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秘敢請命言王命破圭王

請制度之命王大視之王入內視工尹所為連處析父謂子革吾

子革對靈王古觀四十一善成堂

王出吾刃將斬矣子革以鋒刃自喻言我自摩厲以待王出將此析

父從一句王出復切扶又語左史倚相去趨過倚相楚王曰是良史也

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

史之志倚相能盡讀之所以為良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行天下欲使車轍馬跡無所不到祭

債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招其名也祭公父諫遊王聞諫

司馬作詩以上邇穆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祗信離宮名穆王聞諫

而免讎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

謂賈與諸書俱是引動玉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惰惰

楚子之問可謂長于諷諭玉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惰惰

陰昭德音之性安和用能自著令聞矣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亦當思我王之常用如金之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隨其所能如

居用如王之堅用如金之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隨其所能如

居用如王之堅用如金之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隨其所能如

治金制玉隨器象形而不可存
醉飽王揖而入執鞭以出至王入視

過度之心○著意在此句利刃已斬
復語至王揖

而對入兩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王被子革

一斬寢食不安者數日卻未曾斬斷不能遷善改過明仲尼曰古也

年為棄疾所逼縊于乾谿○又敗黜作結前後照耀

有志古云克己復禮仁也○自克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

子乾谿此以辱字結之最有味

楚子一番矜張語子革絕不置辨一味將順固有深意至後

諫歎惜哉靈王能聽而

不能克以終及于難也

昭公二十年

左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次莫如猛○兩語是子產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上死焉○

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喻寬故寬難○次字寬難字便見寬為

子產論政寬猛○古觀

保民之惠處此自大經濟人謂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

著不忍二字便見是婦鄭國多盜取人于萑桓苻之澤○取人劫其

人之仁非真能寬也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夫子謂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

盡殺之盜少止○著盡殺二字便見是酷仲尼曰善哉○歎美子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各有弊寬以濟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字看其可以小安之乎當加惠于京師以綏安

夫諸夏施之以寬也○釋寬毋從去詭隨以謹無異式遏寇虐慘不畏

明詭隨謂詭人隨人心不正者謹勅也○式用也慘曾也言詭隨者糾

之以猛也○釋猛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柔安遠人使之懷附而近者平

之以和也○釋之便是寬猛相濟處○引詩釋和○一詩分引又曰長發

如蓋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南兩相較或將豐之不亦難去乎

之故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句踐能親而務施層一施不失人親不棄勞二

與我同壤層三而世為仇讎層四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

掌寇讎故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猶食言之食言欲食此姬

之哀也日可俟也吳與周同姓而姬姓之哀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

是求伯霸必不行矣況吳介居蠻夷而滋長寇讎自保且不能安能

三弗聽感干宰而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

外吳其為沼乎室廢壤當為汗池直是目見非為懸斷

寫少康詳寫句踐略而寫少康正是寫句踐處此古文以賓作主法也後分三段發明不可二字之義最為曲折詳盡曾不覺悟卒許越成不得已退而告人說到吳其為沼真感憤無聊聲斷氣絕矣

吳許越成

古觀

四十四

善成堂

